



僧侶在中國書法藝術上的貢獻

(續)

(續上期)

釋靜己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釋靜己書《偈語碑》，在西安府學。行草甚類英大師。靜己、英之徒也。」

釋善雋——宋眞宗時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《普濟禪院碑》，在汧陽，於侍御永清始獲之，亟稱賞，以爲不滅《聖教》。書者爲僧善雋。署曰：「習晉右將軍王羲之書。」其年爲大中祥符。書雖遜古，猶有唐風。」

釋懷賢——宋代高僧。宋秦觀《淮海集》云：「釋懷賢字潛道，姓何氏，溫州永嘉人。天禧二年，受具戒，時年四歲。多才藝，工於詩，字畫有法。賜號圓通大師。」

釋志言——宋代高僧。俗姓許，壽春人。落髮東京景德寺。時從屠酤游，飲啗無所擇，衆以爲狂。仁宗延入禁中，徑登坐結跏，飯罷遽出，未嘗揖也。或陰卜休咎，書紙揮翰甚疾，字體逾壯，初不可曉，其後多驗。

釋緣槃——宋仁宗時高僧。宋李觀《盱江集》有《答緣槃師見

示草書千字文》詩云：「去年有使自番陽，手藉一函來找我，發函乃是緣槃書，千字滿前雲縷縷。衆人飽食已用心，欲瞧伯英肥美處。當時名士嘉其能，長序短篇聯繡組。」

釋惟悟——宋仁宗景祐中高僧。明安世鳳《墨林快事》稱其字法「清緊適上」。明盛時泰《玄牘記》云：「宋中書門下牒永興軍一通，乃宋仁宗因范雍之改地爲學，欲請《九經》書籍者，當時眉陽僧惟悟正書上石，字畫適勁，有歐陽率更遺法。」

釋佛印——一〇三二——一〇九八年、六十七歲)宋代高僧。名了元，字覺老。嗣法於開先善暹，住雲居四十餘年，德洽淄素。翰林蘇軾謫黃州，師住廬山，相與酬作章句，見《續傳燈錄》。工書。書迹有《李太白傳》墨蹟本，楷書。鈐有「史昭之印」、「潔躬」等鑒藏印。佛印書迹留傳甚少，此本結體扁平如隸書。爲故宮博物院藏《宋元墨寶》冊中之一。《石渠寶笈初編》著錄。《故宮歷代書法全集》有影印。

田光烈

釋思聰——宋代高僧。錢塘人。宋蘇軾《東坡集》云：「思聰字聞復。七歲善彈琴，十二捨琴而學書，書既工，十五捨書而學詩。詩有奇語，老師宿儒皆敬愛之。」

釋意祖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釋意祖，蜀人。子由自河朔持《蘭亭》歸，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，令左綿僧意祖模刻於石。」

釋諤師——宋代高僧。宋魏野《鉅鹿東觀集》有《送諤師赴王寺丞召寫碑》詩曰：「才高吐鳳欺黃絹，墨妙迴鸞命碧雲。雙美便堪傳萬古，羲之書法退之文。」

釋希白——宋代高僧。長沙人。字寶月，號慧照大師。慶曆中，嘗以《淳化閣帖》摹刻於潭之郡齋。元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云：「希白善書，填本刻石，不甚失真。」

釋希賜——宋代高僧。宋洪邁《容齋三筆》云：「釋希賜，英州人。英州郡守何智甫登石爲橋，東坡作四言詩一首，石刻不存。今刻乃希賜所書也。」

釋若達——宋代高僧。神宗時人。蘇軾《東坡集》有《書若達所書經後》云：「若達所書二經，經爲幾品？品爲幾偈？偈爲幾句？句爲幾字？字爲幾畫？其數無量，而此字畫，平等若一，無有高下、輕重、大小。」

釋道潛——宋代高僧。錢塘人。號參寥子，哲宗朝賜號妙總大師。爲蘇軾客，唱和往還，形於翰墨。宋釋居簡《北磻文集》云：「參寥書謹嚴而疏宕，稱其爲人。」有《參寥子集》。

釋穎德秀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穎德秀與參寥同時。蘇軾常與參寥一帖云：「穎書《柳鬼傳》，適婉而勁，文賦尤老成。」

釋慈賢——宋代高僧。宋周密《雲烟過眼錄》云：「楊伯崑藏林彥祥《盧鴻草堂圖、雲錦涼歌》，冷雲菴釋慈賢書。」

釋淨曇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楊伯崑藏林彥祥《盧鴻草

堂圖、金碧潭歌》，無所住淨曇書。」

釋仲殊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仲殊號太平閒人。楊伯崑藏林彥祥《盧鴻草堂圖、十志詩》，其九則太平閒人仲殊書。」

釋穎彬茂——宋代高僧。宋江少虞《皇朝事實類苑》云：「釋穎彬茂，廬山人，善王書。」

釋夢貞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釋夢貞，關右人。善柳書。」

釋惠崇——宋代高僧。壽春人，爲宋初九僧之一。善王書，工吟詠，兼善畫，著有《句圖》。

釋苑基——宋代高僧。宋江少虞《皇朝事實類苑》云：「釋苑基，浙東人。善顏書，多寫碑石印板，皆不下前輩。」

釋言法華——宋代高僧。蘇軾嘗云：「僕書作意便髣髴似蔡君謨，得意便似楊風子，更放則似言法華矣。」

數道人——宋代高僧。宋黃庭堅《山谷集》云：「數道人作字，筆勢適勁可愛。」

政禪師——宋代高僧。釋惠洪《石門文字禪》云：「政禪師，秦少游絕愛其書。問其筆法，政曰：「書，心畫也，作意則不妙耳。」喜求兒童字，觀其純氣。少游見其功臣山書，歎爲非積學所致。其純美之韻，如水成文，出於自然。」

釋昭默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釋昭默書暮年臻妙，自臥疾後無他嗜好，以翰墨爲能事。」

釋瑛公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釋瑛公風骨清癯，與南州名士游，淡然無營。獨杜門手寫《華嚴經》，精妙簡遠之韻，出於顏柳。」

南禪師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黃龍南禪師手錄《四十二章經》，筆法深穩莊重而瘦，得顏平原用筆意。」

釋克文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釋克文，號雲菴。南禪師嫡嗣。元豐中，賜號眞淨大師。禪師學魯公字最有工，當時歸

南公者無不學之，然無出雲菴之右者。有《雲菴語錄》。」

釋棲公——宋代高僧。工小楷。前書又云：「棲公嘗書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於方冊中，其輕妙可以一掌置。開篇蠕蠕如行螳，熟視之，其橫斜曲直，重交反仄，曲盡其妙，不翅如擘窠大書。」

釋敏傳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釋敏傳，能書，筆楮不擇精粗，飛翰如蠶食葉，俄頃千字，橫斜布列，擘窠棋畫。」

釋宗上人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宗上人，東甌人，書《僧寶傳》，謹楷精嚴，賢於率更（歐陽詢）遠甚。」

釋圓上人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圓上人，臨川人。書《僧寶傳》，小字薄紙，畫畫精誠。」

釋法暉——宋代高僧。《宣和書譜》卷六謂法暉「徽宗政和二年「天寧節」，以細書經塔來上，效封人祝萬歲壽。作正書如半芝蕨粒，寫《妙法蓮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維摩經》等十部，自塔頂起以至趺坐，層級鱗鱗，不差毫末。作字時，取竅密室，正當下筆處容光一點，明而不曜。其字累數百萬，不容脫落，始終如一。」

釋靜萬——宋代高僧。明趙誦《石墨鐫華》云：「釋靜萬工書。宋慈雲寺晉之玉兔寺，去應請之，張仲尹詩之，靜萬集右軍書之。」

釋仁欽——宋徽宗時高僧。清顧炎武《金石文字記》云：「靈岩寺石刻有大觀三年住持仁欽篆書《心經》。」

釋和公——宋徽宗時高僧。宋唐庚《眉山集》云：「曹溪《大鑿禪師碑》，元和中柳柳州文，紹聖中蘇定武書，前長老辨公立石，崇寧初毀去，長老和公更書而刻之。」

釋法具——宋代高僧。宋樓鑰《玫瑰集》云：「釋法具，字圓復，紹興初詩僧。」宋洪邁《容齋三筆》云：「法具，吳人，能詩，字體效王荊公。」

釋處嚴——宋代高僧。宋王十朋《梅溪先生文集》云：「釋處嚴，字伯威，姓曹氏，自號潛澗，溫州樂清人。博學，詩文尤典重，且工書，有晉、唐法。嘗手書《法華》、《光明》二經，以報母德。又書《華嚴經》八十卷。首末不懈，字法益工。」

釋處良——宋代高僧。宋陸游《渭南集》云：「釋處良，字遂翁。會稽山陰劉氏子。紹興五年，甫九歲，以童子得度。英邁玉立，能文辭，善筆札。」

釋行霆——宋代高僧。明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云：「釋行霆嘗從吳興宋杞作篆。」

釋德止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云：「釋德止，號清谷，善屬文，尤工正書。」

釋省肇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省肇一作德肇。廬山人，工行書。廬山多有所書碑刻。」

釋思齊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釋思齊，杭州人。書師柳公權，有所書《放生池碑》，在杭州。」

釋從密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釋從密，字世疏，長沙人，以草聖為世所重。」

釋仁濟——宋代高僧。前書又云：「釋仁濟，字澤翁，姓董氏。書師蘇軾。」

釋懷則——宋代高僧。明王世貞《弇州山人稿》云：「釋懷則書《攝山棲霞寺碑》文，集右軍書勒之石，亦《聖教序》遺法也。結體極婉潤逼真。」

釋惠曇——宋代高僧。蔣權《湘山寺狀》云：「釋惠曇，寧宗時人。《真空壇記》，慶元乙卯知塔惠曇書。」

釋溫日觀——宋代高僧。元鄭元祐《遂昌雜錄》云：「釋溫日觀，居葛嶺瑪瑙寺。人但知其畫葡萄，不知其善書也。世傳葡萄多贗，其真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。」

釋淨師——宋代高僧。明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云：「釋淨師，

住杭州臨平廣嚴院，善草聖，圓熟有法。紹興初，被召作草。首書「名花傾國兩相歡。」帝不悅，賜罷。今錢塘人家所收稱王逸老合作者，皆其書也。」

釋智成——《中州金石記》評其永安縣緱山通天觀《重修昇仙太子大殿記》云：「碑文工整，字亦端秀，有唐虞、褚風格，緇流辦此，當有書名，然不見聞人。」（見祝嘉《書學史》）。

釋省言——宋代高僧。明趙岫《石墨鐫華》云：「得《心經序》於報恩寺壁間，唐南陽忠國師述，宋九華山僧省言書。書全出伯施（虞世南），幾於亂真。」

釋宗相——宋代高僧。明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云：「宗相善詩草，字學精博。」

釋了性——宋代高僧。號大林。為人剛毅，頗負氣節。元至大間，太后創普濟寺於五台山，延了性居之，卒諡弘教。前書又云：「了性，余杭人，精於醫而善草書。」

釋眞延——遼道宗時高僧。《遼史》卷二十一《道宗本紀》云：三教寺《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記》，講僧眞延撰並書。」

釋肅回——遼天祚帝時高僧。清蔣溥《盤山志》載：「感化寺碑》，遼天祚帝乾統七年漁陽南林撰文，沙門肅回書。」

釋彥修——宋代高僧。明安世鳳《墨林快事》云：「釋彥修草書，亦自楊少師出，十得其六七焉。」

釋宗謙——宋代高僧。明于奕正《天下金石志》載：「宋《草堂寺舍利亭記》寧祖武撰，釋宗謙書。」

釋法舟——宋代高僧。明趙琦美《鐵網珊瑚》載：「《洪舜俞帖跋》，有法舟書。」

峨眉道者——宋代高僧。宋周少隱《竹坡詩話》云：「峨眉道者居大梁景德寺二十年，沐浴端坐而逝。書長短句於堂側壁上絕高處云：「明月斜，西風冷。今夜故人來不來，教人立盡梧桐影。」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，非世間筆也。」（未完）

（上接第41頁「韋陀菩薩是誰？」）

中生出魔相，著了相，著了魔。因此，金剛經破執去相，說得十分明白。世俗相傳金剛經可驅邪治鬼怪妖魔，其實就是金剛經破執去相。若有所見邪魔，誦念金剛經之外，還必須心中真正破執離相才行。

佛陀原不許造像崇拜，但是後世不見像不生敬，自從犍陀羅佛像藝術開始，相沿成風，至今寺廟無不塑像，造像者各隨靈感及推想而塑造出各尊佛菩薩與天神之像，其中也不無真正是根據目擊菩薩化現而塑的，當然大部份仍是臆造的居多，我們若依廟宇的佛像去以相求見佛菩薩，是不一定正確的，不過，有時候，佛菩薩為憐衆生孺慕之苦，也會隨俗地化現為各人所求見的廟宇塑像形相。

帝釋與億萬佛衆，亦有此俯從衆生願望的偶然依像化現的情形，以慰信衆，以安其心，舉例說，上文所說鄭居士全家所見到韋陀化現金甲天神形相，就是最佳實例，鄭氏一家若不見金甲天神形相，怎得安心，怎得勇氣去偷渡日軍封鎖線？世人著「相」，帝釋若不化現如南華寺所奉之韋陀塑像，鄭居士等怎能認識祂而為之見證？

「有相俱妄」，這是不錯的，但是，佛菩薩有時亦以幻相來遂行拯苦度厄安定人心的，我們不能執著「有相俱妄」一句就否定了一切的現象都是非善類的幻相。相是幻的，的確，若乎救度衆生而現幻相，則雖幻亦真，若乎為求私己血食或利益而現相，雖真亦妄！現相者是佛是魔？端視其動機來意，就可分辨。

帝釋在這娑婆世界，被塑造為金甲天神形象，除了上述的種種緣故之外，還有歷史上的因素，下文不妨簡單地談談從人文角度來看帝釋怎樣被稱為韋陀菩薩，當然這些人文觀點，並不能推翻帝釋在無色界複度時空宇宙的存在。

（未完）